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黃氏日抄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馮萬程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卷四

宋 黃震 撰

讀毛詩

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通
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氏之未及者
至孔氏疏義出而二家之說遂明本朝伊川與歐
蘇諸公又為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渡後李迂
仲集諸家為之辯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

可取者視李氏為徑而東萊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為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詩記之法為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為詩緝諸家之要者多在焉此讀詩之本說也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

之中誠亦難事然其指桑中溱洧為鄭衛之音則其辭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若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為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之精到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亦孰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晦庵詩傳為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於意未能遽曉者

此本闕雎之序而併序三百篇大旨以故語或不倫
晦庵易置其次以詩者志之所之居篇首為大序而
別取其言闕雎者居後為闕雎之序於義正矣而非
復古人之本文嚴華谷依本文而逐章各疏其所以
然讀者且合從嚴氏國史掌書而不掌詩大序乃謂
詩作於國史孔子言闕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
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惟此詩得性情之正大序乃謂
不淫其色無傷善之心此大序之失也晦庵闕之當從晦庵

周南

閟雎

閟雎荇菜皆因興而寓比之意寤寐展轉即所謂哀而不傷也琴瑟鐘鼓即所謂樂而不淫也樂得淑女古以為后妃思得嬪御之賢晦庵以淑女為正指后妃太姒后妃為文王之配而自求之者蓋設言愚意若如晦庵之說則詩人詠之之辭也

卷耳

王雪山去序言詩至以為后妃勞滕妾之歸寧晦庵
詩傳以為后妃懷文王皆以婦人不預外事也然詩
人特詠其情如此耳豈預外事哉書坊詩傳折衷有
晦庵新說亦從衆說合從衆說以為后妃之志

螽斯

戴岷隱云螽斯喻子孫非喻后妃愚按螽斯羽振振
兮是咏子孫宜爾字方是指后妃

采芣

采芎諸家皆以為治妊蓋因詩序樂有子之言也王
雪山云采芎車前子婦人服之下血非可治妊蓋采
取以療疾耳晦庵曰未知采何用得之矣戴氏謂此
詩見一時同輩相與之樂此語蓋得其氣象

翹翹錯薪

晦庵云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
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此已盡一詩之意
箋謂喻女之尤高潔者嚴氏詩緝取之恐求之過

于嗟麟兮

晦庵謂嘆美公子是乃麟也嚴曰麟之趾指麟言也
于嗟麟兮指公子言也猶楚狂接輿稱孔子為鳳兮
也

召南

鵲巢鳩居

雪山云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後人必以為
常此談詩之病也

采蘋

諸家謂蘋為萍萍藻也嚴華谷考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為蘋毛氏以為大萍是也郭璞以為即藻誤也雪山謂祭之道皆取水產取其潔也故道字從草從水

有齊季女

諸家以季女為指大夫妻蓋已嫁者也古註以為古者先嫁三月教于公宮教成祭之戴岷隱取其說云

與昏義合

甘棠

古說謂召伯聽訟不欲勞民而就之也岷隱謂召伯
行省風俗偶憇棠下非必受民訟亦非有意於不擾
晦庵雪山華谷並合

行露

岷隱謂男有強委聘者女不從而訟引列女傳為證
雪山曰暴男侵貞女女固可尚男為何人豈文王之

化獨及女而不及男邪合此二說則詩序侵陵之說殆非也特不成婚而訟耳

德如羔羊

晦庵詩傳云德如羔羊一句衍說耳折衷新說曰大夫羔裘而居德稱其服亦如羔羊爾恐當以詩傳為正呂氏則以為如羔羊之詩華谷主之取好賢如緇衣為證然愚恐語脉不同

標有梅

諸家皆以為女子之情岷隱云求我庶士擇婿之詞
父母之心也合從之

三五在東

晦庵云星小而稀

不我以其後也悔

岷隱云不我以正是置之於無所與事之地非遇勤
勞也已乃寬釋曰久當自悔且有以處我嘯歌以俟
時不必過為戚戚也無所怨尤此為媵之美愚按此

說得之諸家皆泥序文

野有死麕

雪山云媒妁之來尚欲使舒徐無誼動貞女可知當
是在野而貧者取獸於野也物以茅護門有犬皆鄉
落氣象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古說謂平王為武王平者止也或曰即平王宜臼魯
莊元年王姬歸于齊蓋平王之孫嫁齊襄公晦庵並

存其說

騶虞

毛氏以騶虞為義獸諸家並同晦庵詩傳亦從之此一說也晦庵又於詩序載歐陽公曰賈誼新書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騶虞為虞官明矣獵以虞為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一說也凡皆晦庵兼存之嚴華谷乃取月令七騶咸駕及孟

子虞人之說以為騶御與虞人而謂爾雅無騶虞之名騶虞非獸也愚按歐公之說甚明而晦庵特於詩序兼存之者以騶虞詩與麟趾相應麟為獸則騶虞亦當為獸故詩傳以毛說為主耳華谷析騶虞為二恐未安雖以禮記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為據以騶與虞兩者為備然云樂官備者以有騶有虞為官備也

柏舟

晦庵主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以柏舟之堅自比
華谷援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
易謂非婦人之詩晦庵據列女傳以變毛氏華谷又
據孔叢子以變晦庵愚按汎彼柏舟古註謂汎汎然
流水中似與經文合初不見所謂堅守之意且合依
毛氏古說以仁人不遇為主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諸家日月虧盈之說費力雪山云日月愈久愈微所謂但見有不如也似平易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古說多未明惟岷隱云自憐其誠切而意不得伸也愚按詩云洵美且異則洵為誠信之意岷隱近之

百爾君子四句

東萊說極徑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嚴華谷云谷風來自大谷之風怒風也又習習然連
續不斷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所謂暄暄其陰也皆
喻其夫暴怒無息且云舊說以谷風為生長之風習
習為和小雅谷風二章維風及頽非和也三章言草
木萎死非生長也愚按毛氏以谷風為東風本不可
曉特言之熟而不覺耳今嚴氏以谷字尋意又以小
雅之谷風為證似覺明白故錄之以俟知者然習習
終是和意恐不過感興未必以風之暴比夫之怒也

胡為乎泥中

中露泥中諸家皆以為辱在塗泥是也古註以為二邑名李迂仲以為無所據愚恐亦無一身處二邑之理合從諸家

旄丘

雪山云丘之多草木者也星名旄頭言光芒多冠名旄頭言羽毛多

不瑕有害

鄭曰瑕過也嚴曰歸衛未過有害也何為而不可乎
張曰不大有害愚按此說近人情

北門

雪山云隨其所出之方不必言背明向陰

敦我

箋云敦猶投擲也晦庵取之蓋與王事適我相協若
以為厚則難說矣釋文訓迫義亦相近

北風

程氏謂非百姓攜持而去乃君子見幾而作詩記詩
緝皆取之然既亟且則事勢已迫非見幾者也見
幾必於其初者也恐合且依舊說

靜女

本刺詩也毛鄭因靜之名轉而指為賢女李迂仲本
歐陽公始以為男女相贈遺如溱洧宛丘之類但云
惟彤管難通以左傳歌此詩取彤管焉又似美事耳
晦庵詩傳華谷詩緝亦皆以為男女相贈遺之詩胎

我彤管女贈男之物也自牧歸荑男贈女之物報彤管之贈也晦庵則於彤管云未詳何物李氏謂古者針有管樂亦有管詩緝又據解頤新語曰古者后夫人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古以刀筆未有用毫毛者安得有管故書謂之畫蓋以刀筆刻畫於簡至秦蒙氏始以毫毛製筆故自漢以來始有簡寫之之說左氏所稱取彤管止取贈物之意非有取於女史也凡皆詩緝所援之說如此亦足解李迂仲之疑矣至於

靜之為義詩緝又援曹氏謂靜女仕族處幽閒者今亦相約於城隅隱僻之地似亦有此理愚意靜女其姝乃奔者自為相稱美之辭豈必泥此而謂其真有貞靜之德哉

蘧除戚施

雪山云蘧除今龜冑戚施今駝背

伋壽

折衷新說與李氏云壽無救於凡而重父之過此固

至論也然愚意壽竊節先往真欲代兄之死卒之兄亦往死者非初料所及也以是罪壽壽重不幸所謂求全之毀歟

鄙

髮彼兩髦

自古皆謂指共伯共伯為衛武公所殺而共姜不嫁也折衷疑武公賢君未必有弑奪之事史記未可據東萊辨此事計武公立時已四十餘則共伯兄也年

又加長兩髦者子事父母之飾小歛則脫之史謂釐
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安得猶謂髦彼兩髦以是知武
公未嘗有弑奪之事華谷謂兩髦之制男角女羈今
共姜守志不嫁不事膏沐髦然垂其兩髦如幼時之
狀實我嫠居之容儀至死誓無他心以此告於母耳

紕祿

諸家皆以紕為去祿為暑氣謂縐締能去暑氣也惟
晦庵詩傳以紕祿為縛束之意謂以展衣蒙縐締而

為之紕袷所以自斂飭也愚意縹緜何嘗能去暑特以暑熱宜此輕踈之衣耳紕字從系非從水之泄也何所見而訓紕為去袷字從衣非煩暑之煩也何所見而訓袷為暑夫子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尚不欲其露肌膚况婦人乎晦庵以紕袷為斂飭其得之矣

桑中

自詩序至毛鄭至禮記以桑間濮上為亡國之音皆

以此詩為淫奔者之詩故近世晦庵詩傳岷隱續詩
記華谷詩緝言人人同獨東萊呂氏力辨此為雅音
謂寧有編鄭衛樂曲之理其意以為雅樂祭祀朝聘
之所用而夫子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也然風之
用於燕饗者惟二南而列國變風未嘗被之樂也夫
子所謂正者雅頌而未嘗言及變風也此詩明為衛
之詩詩之名明以為桑中詩之辭明言淫奔後世安
得反為之諱而指以為雅音也古人採民風傷世變

故錄之云爾

景山與京

古註謂景大也諸家皆從之晦庵傳以景為日影以既景乃岡為證然恐語法不類也合從衆

匪直也人

此語難曉惟晦庵云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所蓄焉亦已至於三千矣文義方通華谷云說于桑田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蓄育其人也非特

人也文公操心塞實淵深故能致國富強至於駭北
三千覺於上下文尤協

衛

重較

車中俯而憑處為式式上平立而憑處為較故曰重
較呂和叔云

永夫弗諼

程以為弗忘君但後章弗過弗告處難通今詩傳詩

緝與岷隱皆謂不與世接弗諼者不忘此樂也

碩人

只是形容而意自見詩緝以為比喻恐拘此詩當從
朱傳

氓

此序云華落色衰復相棄背蓋據此詩有及爾偕老
老使我怨之語也華谷言詩云三歲為婦是三歲而
即相棄所云老使我怨者言始也將與汝偕老今我

未老而已見棄若我從爾至老暴戾必有甚者愈使
我怨也其說似得詩人之意思按以我賄遷則女有
資財三歲食貧則男反無以養之此婦人一時為其
所誘已即不堪遂反目而相棄合不以正婦遂復還
非獨氓之逐此婦也

竹竿

此篇亦詩緝得之但駕言出遊之駕當從衆說為乘
舟詩緝以為駕車則與上文不協

能不我甲

毛曰甲狎也釋文曰韓詩作狎東萊曰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似得詩意程朱諸家以甲為君長雖就甲字起義而須展轉恐且合從毛呂之說為徑諸家諱言狎者以狎為不美字然此非褻狎之狎乃親狎之狎正謂惠公驕傲而言不當以文害辭

有狐

綏綏毛以為匹行貌朱反之以為獨行求匹貌李迂

仲祖毛說云狐尚匹行而女乃無夫家戴岷隱以綏
綏為安閑不迫似皆得詩意諸家祖朱說而復古說
者持以狐非美物不欲以綏綏為安閑言其善狀耳
然恐詩人托物起興不以此拘也心之憂矣之子無
裳諸家主古說以為婦人欲嫁之辭岷隱謂國人作
也云未有妃耦猶之可也衣帶之屬無與治之此可
念爾亦覺優游得詩人之意在彼淇厲傳謂深可厲
之厲恐不若王氏謂岸近危曰厲

木瓜

議者律齊威以專封之罪李迂仲載劉內翰之言曰
專封者天子黜之諸侯封之則為專封若戎人滅衛
威公救之亦霸者之所當為也謂之小惠亦不可也
愚按管仲處世變之極而能一正天下功莫大焉故
夫子許之其後孟子闢之者蓋勸時君以行王為萬
世立訓耳自春秋而降惟漢高祖功在管仲之上惟
諸葛公義在管仲之上惟周世宗行事在管仲之上

餘皆在其下至我藝祖雖湯武未可比矣若管仲之
可議者聖賢寧不為而仲則苟於為之耳管仲救世
之功何可當也而世以其救衛為小惠且罪其專封耶

王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古注云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
疏云政教頗僻彼子在家不與我戍申是怨不均平
也至歐陽程蘇則以為國人怨諸侯不戍申言周人

不當遠戍也詩記詩緝皆從之晦庵傳獨從古注云
彼其之子戍人指室家而言夫室家豈有同戍之理
而詩人云爾者思之情然也故曰懷哉懷哉曷月予
還歸哉蓋若如衆說以為怨諸侯不戍中即與下文
懷哉不貫晦庵其亦味之矣

尚寐無吡

古注吡動也蓋寤則憂寐則不知故欲無吡無覺無
聽付世亂於不知耳近世釋以為欲死者過也

葛藟

晦庵謂此去其鄉里家族流離失所者自嘆之辭雪
山謂棄與他人或出繼其旁族者華谷云舊說平王
以他人之父為父者非也

采葛

古以為采葛去君側故懼讒特采葛非人臣之事於
事情未通惟歐陽氏以積少成多為聽讒之喻而李
氏取之晦庵傳以為淫奔者托以行然亦意之辭

至詩傳折衷載晦庵新說仍以采芻比聽讒愚按晉
風采芻之詩亦以比聽讒則此說近人情而不反古
說

大車穀則異室一章

晦庵傳以為畏其大夫之辭於義為正詩記詩緝段
氏集解皆從古說以為能使男女有別者恐迂蓋與
前章畏子不奔之意不類

彼留子嗟

古以留為氏或以為滯留之留合兩存之以俟知者

鄭

善善

黃云父子相繼積善有素朱云武公有善而天子善之二說不同學者更詳然竊意序謂明善善之功本不成文二說亦就其文而意之耳

獻于公所

晦庵以公為莊公華谷遂以為叔段在鄭從莊公出

田暴虎以獻氣陵其兄愚恐叔段強恣於外未必入
鄭肯從莊公田叔段君臨大邑未必可身自禮褐若
段果從莊公之狩而獻于公所正是退守人臣之分
安得言相陵耶岷隱曰言勇力之士暴虎以獻於叔
也此詩御中節射中度既事而退意甚閒暇知暴虎
者非指叔言也愚按公所之公非公侯之公也段為
京城之主其所寓即公所也此句恐合依岷隱說此
乃言叔段在京城田狩之事故詩曰叔于田安得改

釋為莊公之田而叔從之以暴虎耶

狡童

王雪山曰鄭忽言行蓋亦近賢不可以成敗論人所謂狡童當有他人當之非謂忽也嚴華谷曰忽以世子為鄭君不得目以狡童正指忽所用之人耳晦庵則謂忽之辭昏未為不正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擇兮狡童四詩皆非刺忽凡皆公議不惑於繼序講師之說者也

齊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古說皆謂賢妃欲其夫之早起誤以蠅聲為雞聲晦庵云心常恐晚聞其似者而以為真至曹氏始謂哀公以雞聲為蠅聲嚴氏宗之云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戴氏曰哀公荒淫雞鳴矣乃托辭曰此蒼蠅之聲爾東方明矣乃託辭曰此月出之光爾一以為賢妃之言一以為哀公之言未

知孰是然讀者且當從古說庶三章之意聯貫

東方之日

諸家皆以日為喻君然詩中似無此意惟戴岷隱云
男女相奔不夙則莫日出早也月出莫也此為近事
情

魏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古說謂女嫁三月廟見方執婦功女者未見廟之稱

而使之縫裳是為儉急晦庵亦從之特好人提提古
說亦以為新昏之婦晦庵則以為大人云大人之儀
容如此若無可刺惟褊心為可刺耳至雪山岷隱華
谷三家則以古說為未然雪山云今細民草屨不問
寒雪安有葛屨不可履霜又安得廟見三月方可執
婦功女子亦有下衣安得女子不可縫下裳此詩言
婚嫁太速使夫力婦功以濟其家而不虛度所以為
福而可刺也岷隱云謂葛屨可以履霜不計其厚薄

謂女手可以縫裳不擇其能否織夫細兒矜情衣服
顧影自喜時亦有之彼非不楚楚然可愛惟是褊心
是以為刺也華谷云男子葛屨履霜祈寒奔走而不
休未嫁女出為人縫裳而利其傭資皆急於趨利也
愚按詩本文但言女手而毛鄭指為已嫁未廟見之
女若以為富貴家之女三月而後反馬者則必無縫
裳之事必不與葛屨並言若以為民間之女亦安得
盡拘三月而後廟見廟見而後縫裳揆之人情似未

允合今三家之說如此故錄之以俟來者

園有桃其實之肴

毛以為喻國有民得其力是特釋序文不能用其民之語詩中未見此意鄭以為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則天下無此理也惟晦菴不以為比喻而以為托興詩意不過如此而已

碩鼠

鄭箋以碩鼠為斥其君非矣華谷以為指聚斂之臣

又不若晦庵謂托言大鼠害人而去之尤平易也

唐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說謂桓叔將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嚴華谷云
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
去之其後更六世逾六七十載迫於王命而後不敢
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蓋反辭以見
意故泄其謀欲昭公知之忠之至也言有命者迫切

之辭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也

如此良人何

詩傳云如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至也張橫渠曰言國亂不得見也二說相反蓋詩傳去序而言也要之既曰變風合從張說東萊亦曰有感於男女失時故歎息而言

王事靡盬

盬字諸家皆訓不攻緻以盬與盪字異義同但於靡

字不曾總說惟李迂仲云王事靡盬者勤於王事而無不攻緻也意方全

無衣

無衣之詩晉武公篡逆而賂周釐王以成其奸者也詩序以為美晉武公俗儒遂因為之曲說其所以黨惡右奸開後世亂臣賊子之門甚矣惟朱文公之辨曰序以為美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

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
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賦餉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
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其獎奸
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嗚呼文公之辨足以植萬世
之綱常矣世有為朱文公詩傳折衷者乃黜前說而
載其新說曰武公篡逆之人徼求命服要君無上王
法所當誅然此詩美之而孔子錄焉何也曰當是時
天下無主僭竊禮樂何所不至非復知有王命也請

命之大夫獨能推明諸侯之命服出於上則安是不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亦所以見王命之尊嚴為天下後世法也嗚呼使此言果出於文公則亦恕矣然前說何可廢也今不惟集折衷者獨載新說凡集詩解者亦無不獨載新說而盡黜前說正論湮微世俗驚憚乃如此至嚴華谷則併新舊說不載而自為之辨曰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晉兵攻桓叔而立孝侯是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曲沃莊伯弑孝侯晉人又

攻莊伯立孝侯之子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人又不
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共立鄂侯之子哀侯
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至武公虜哀侯晉人
復立哀侯之子為小子侯此武公四舉而國人又不
與也及武公誘殺小子侯晉復立哀侯之弟緡此武
公五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滅晉盡以其寶
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侯晉人特迫於王命不
得已而從之豈以武公為可美哉且武公有無王之

心而後動於惡篡弑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於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夫王不命焉而請之非禮也不聞請於王而請命於其使尤非禮也此正與唐藩鎮戕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又以賂王而得之烏取其為美也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武公之事國人所不

與序言美之者特其大夫之意耳愚按華谷之辨論雖不若文公之激烈而事情則悉矣大夫為之謀而大夫自以為美此黨賊者奸謀也彼自以為美天下萬世不當以為美也至若詩中之詞則戴岷隱得之曰已不請命於天子其大夫乃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蓋武公自嫌强大不肯少屈使其大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觀其詩辭傲然可憤豈曰無衣自詭强盛也不如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衣者天子之衣豈使

臣之衣當是時晉猶未強非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
以久安非武公謙辭也外示强大中實歉然真情所
見不可掩也三味此說則晉不容不假重於周又不
肯甘心輸情於周周王之受賂正墮其奸謀無衣之
詩尚足為美也哉嗚呼以天子禮樂征伐之權而反
為亂臣賊子弑君篡國之地使當時人心鬱悶而不
可爭後世議論淪染而不知非是則重可痛也已

秦

載獫歇驕

諸家皆以為田犬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王雪山嚴華谷戴
岷隱三家以為田畢而遊園載獫於輜車以歇其驕逸
王曰宇不從犬也嚴曰田犬無短喙者也未知然否

矜其車甲

晦庵曰西戎者秦不共戴天之讎也秦人所以樂為
之用戴岷隱曰襄公志在復讎婦人閔其君子無怨
詞焉段氏昌武曰孔曰襄公以義興師雖婦人亦知

勇於赴敵而無怨

龍盾之合

傳曰合而載之必載二者備破毀也愚按盾者今遮箭牌也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為衛必以二盾比而合之乃足為衛非防其破毀也與二矛重弓意不同

權輿

權輿釋文曰始也詩緝載陳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

自輿始

陳

宛丘

古說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郭氏謂中央隆起與古說背馳王雪山云如此恐是宛轉之狀補傳以為地名愚按旁高中下則於登遊眺望非便今陳國於此聚遊恐郭說為是而俗因其宛轉之狀以名其地也歟

子之湯兮

湯他浪反為是蓋堂字去聲至今俗亦有浪湯之說
與下文上字望字叶韻○子字舊云斥幽公晦庵止
以為指游蕩者得之

市井

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為廬舍因為市以交易故稱市
井

穀旦于差

古說穀吉也差擇也言擇吉日也竊意其未然蓋此

詩指娑娑市井而言世未有擇吉日而遊市井者也
果擇吉日當曰差于穀旦今日穀旦于差語倒不成
文矣謹按差字有數義易差之毫釐差之言舛也孟
子愛無差等差之言等也詩既差我馬差之言擇也
莊子自差觀之又曰差數觀矣差之言觀也此詩刺
游蕩者也與下章穀旦于逝詞義一同穀旦者如後
世言良辰美景之良辰也穀旦于差穀旦于逝約以
良辰而往遊觀也疏以穀旦謂無陰雲風雨盖近之

也必如此說然後穀旦于差南方之原兩句意聯

檜

樂子之無知

晦庵詩傳以子指長楚言草木無知也然下章樂子之無室無家恐難指長楚東萊曰所謂赤子之心也未
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此意得之以此知詩不可盡去序說也

匪風發兮一章

古說謂匪風非有道之風匪車非有道之車周道指
周之政令王雪山謂風中車上最不安西北人畏之
此言非風之飄忽非車之疾驅而使我心不安但顧
趨周之路而傷心爾晦庵詩傳之說同

曹

蜉蝣

蜉蝣朝生而暮死岷隱謂非朝生暮死乃生於土中
朝出而暮死喻微有浮驕鮮不速亡者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
卷四

三

掘閱

說謂掘地而出升騰游翔王雪山云管子曰掘閱得
玉恐當時常談如此掘閱挑撥貌

不遂其媾

張橫渠以遂為稱以媾為寵不稱其恩寵也晦庵同
合從此說與上章不稱其服相應

下泉

古說皆謂寒泉而浸稂蕭耆為喻今陰雨而膏黍苗

為喻古嚴華谷曰田野荒蕪所見惟稂莠蕭著之類
因思周之盛時五穀熟而風雨時芄芄然盛之黍苗
得陰雨以膏澤之四國既有明王又得郇侯為伯以
勞來之傷今不復見也其說不必比喻而氣象寬平
矣然未及洌彼下泉之義也王雪山曰稂蕭著皆陸
草陸草畏水田禾喜水必是當時水漲因思盛時上
有明王下有郇伯氣候皆正雨澤皆調盖君臣皆良
故天人相應也愚按雪山去序言詩多無歸宿而此

說頗近人情故錄之以輔前說

函

周公遭變

鄭氏謂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愚按注傳周公無
避去之事而此時周家亦未有東都已於金縢書附
其說矣晦庵詩傳載黃氏曰先儒以七月為周公居
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國者方風諭
而成其德是未居東也此亦足證鄭說之非

一之日二之日

岷隱曰一日二日說者以為周正豳風先公之事周未建正也夫數窮於十自正月至十月數之窮也故詩人以十有一月謂之一日自一而數之避月而言日者懼其與月相亂也愚按晦翁云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二說相參方備蓋主於陽復而再起數雪山亦云一之日至四之日皆以陽長而言之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岷隱曰此詩三言公子獨以同歸為女公子亦恐不然癡女子觀公子之貴庶幾與之同歸亦人情之想念也雪山曰公子適野隨其後而還也凡皆嫌於以公子為女耳晦庵曰公子幽公之子也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此說不以公子為女公子矣然於同字之意差

緩程子曰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此說最平易近人情似不必過求

猗彼女桑

毛云角而束之曰猗孔以左傳晉人角之諸戎猗之為證愚按猗角之猗從才猗彼女桑之猗從才字義皆不同猗倚也就桑而取其葉不斬其條朱說為精女桑朱云小桑嚴云小者曰女如小墻亦曰女墻然則前云柔桑指桑葉之小者此云女桑指桑樹之小

者

隕擇

注擇落也然則與隕字之義何別當采說文之意乾
葉為擇

改歲

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岷隱
曰十一月謂之改歲者蓋十二辰至於亥而止復起
於子故謂之改歲非三正之謂也孔氏曰改歲者以

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愚恐詩意不過以年窮歲極大寒之將至故預為塞墻之計非必謂塞墻之時為改歲之時也

納禾稼

雪山併納之凌陰皆以為納之公家云幽人遇事先公後私愚按此說不與衆同姑錄之

晝灑于茅霄爾索綯

程曰綯所用蓋屋諸家並同惟嚴華谷謂茅不可索

絢畫取茅草將以蓋屋宵作索絢將以縛屋蓋指田
廬言之為明年又播百穀之地

幽風幽雅幽頌

鄭氏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為幽風以介眉壽以上
為幽雅萬壽無疆以上為幽頌周禮籥章逆暑迎寒
飲幽詩祈年于田祖飲幽雅祭蜡則飲幽頌故鄭氏
之分如此王雪山謂一詩如何分為三籥章所謂幽
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禮笙師飲芋笙損

簫蕭羌篳管春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簫也禮賦瞭播鼗擊頌聲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簫也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故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全用七月之詩特以器和聲有不同爾至晦庵則有三說一說幽詩吹之其調可風可雅可頌一說楚茨諸詩是幽之雅噫嘻諸詩是幽之頌一說王介甫謂幽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愚按楚茨諸詩於今為刺幽

王之詩噫嘻諸詩於今為成周郊社之詩未易遽指
以為幽若如介甫謂幽詩別自有雅頌則幽乃先公
方自奮於戎狄之地此時安得有所謂天子之雅頌
耶惟前一說謂吹幽之聲可雅可頌為得之而其詳
則雪山之考訂精矣

東山

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東山云周公東
征三年而歸勞歸士諸儒以為居東二年暨歸則三

年矣鄭氏獨以為其初居東二年避流言於東都也
其後東征三年定三監淮夷之亂也愚按居東二年
而罪人斯得是即東征之役也若止避地何云罪人
斯得耶必如鄭說居東避地者二年其往來已及三
年既歸而後三監叛既叛而後出東征又復三年如
此則周公攝政七年之間無非奔走道塗之日更於
何時輔成王致太平而制禮作樂耶

伐柯九罭

晦庵以伐柯為東人喜見周公之辭九罭為東人願留周公之辭東人終始之情如此而朝廷之不知在其中矣諸家因朝廷不知之語謂伐柯之籩豆為朝廷當待公以此禮謂九罭之衮衣朝廷當被公以此服然迎公之禮豈在籩豆而衮衣固周公之所素被者也前未嘗有襖今安用以為迎耶

鹿鳴之什

燕羣臣嘉賓

嚴曰儀禮注云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賓燕之樂歌也故序以羣臣嘉賓兼言之朱曰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

視民不忒

諸家本鄭氏皆以視為示曹氏曰視民與視民如傷同義嚴曰其視民則不薄之此說免改視為示而理自明

周道倭遲不遑將父

當如毛氏云岐周之道不遑將父諸家皆以將為養
戴氏曰將非養也扶持奉侍之謂

靡盬

戴云苦而易敗謂之盬苟成必易敗故出使之不可
亟歸者謂王事之不可使易敗也

皇皇者華

華合從孔疏為草木之華蓋起興也

周爰咨諏

歐陽曰周徧也雪山晦庵華谷並同

釀酒

毛氏云以筐曰釀以藪曰滑皆去其糟之具耳近世引春秋傳無以縮酒恐祭祀用茅與此釀酒用茅者不同宜詳

小人所腓

朱傳云腓猶庇也又云隨動吳伯豐嘗舉以問先生曰腓為先足而動不當引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庇

之云得之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訓腓為芘先生
答曰兩說誠不合當刪去愚按朱傳固不當兼收二
說伯豐尤不當去隨動之說而存猶芘之說也毛氏
初釋腓字為避字正義又演其說曰避患也李迂仲
云以腓為避患不知何據諸家固無有從其說者也
鄭氏知毛氏避之說難通也遂云腓當作芘當作者
蓋改腓為芘非訓腓為芘也改字乃鄭氏箋詩之大
弊又豈可因其改字遂訛以為字訓耶若以腓為隨

動雖祖程說而程非自為之言也字書腓者脛腓易
之咸艮皆取象於腓以著其隨物而動伯豐何乃以
先動為疑世豈有足不動而足肚自先動者乎足者
人人之所有豈必稽之古書而後信若生民詩牛羊
腓字之正以牛羊足不踐棄路之嬰兒以足肚回護
而過之若字愛然爾亦不當援為此義之證故此詩
腓字朱傳止當獨留程說雖非大義所係姑因伯豐
之辨記之

王命南仲

王與天子諸家皆以為指殷惟李迂仲云以王為殷
王則與序不合以王為文王則文王未嘗生時稱王
此詩序為可疑者也至晦庵去序說則意指為周王
而未嘗明言所以非殷王者今若以為文王時詩恐
且當以王命之王為殷王耳

胡不旆旆

自東萊主建而不旆之說學者多從之晦庵不以為

然嘗答東萊書云向見所集說解說戒嚴之日建而不旆不知此有何證蓋左傳建而不旆蓋言治兵而東萊引以言受命出軍之初也然兩說猶未定近世嚴華谷主晦庵之說而辨之甚明謂繼旒曰旆旒以全帛為之續旒末為燕尾者名之為旆言言旆之本體也左傳建而不旆言張旆也此胡不旆旆乃飛揚之貌生民荏苒旆旆亦揚起也

魚麗

王雪山謂後有魚麗之陣陣凡五每陣又各有五敵入其中者無有不着然則留者曲薄也雖不盡與陣法相似而曲薄周匝魚之入其中者亦無得而脫也為魚麗之陣其殆取魚麗之詩之義乎

華黍六詩

自劉原父按儀禮鄉飲與燕禮皆以笙入與歌相間以為笙者有聲無詞詩非亡夫乃本無其詩黃氏因之雪山亦云唐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

喙七曲有聲無詞至晦庵云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
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其說尤著今詩記詩緝
世所共用者乃皆不從其說蓋以亡其辭之亡非有
無之無也愚按古者亡即無字如夷狄之有君不如
諸夏之亡是亡即無字也亡其辭之說云出於毛公

毛公漢人漢世以亡為無王雪山云西漢亡一人之
獄是也若詩記之辨則曰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蕭
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蕭相和而歌則南

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故亡為夫亡之亡
愚謂國語言歌則鹿鳴三篇有辭之可歌也儀禮不
言歌則南陔六詩無辭之可歌也此不足疑也又詩
緝之辨則曰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序本因其詞
而知其義後亡其辭則惟有序所言之義存耳愚謂
古之樂章今之琴譜類也琴譜有操辭具存者鹿鳴
之詩之歌也有徒存其譜而無辭曲之可歌者如長
清短清與長側短側之類雖無其辭未嘗無其義也

此亦不足疑也

南有嘉魚之什 之谷風之什

南有嘉魚

古說以嘉為魚名出丙穴王雪山曰出漢中沔南今辰州鄂州皆有鄂州取以名縣然不必泥其名但取其美恐或是因詩取號也嚴曰下文樛木非木名則此嘉魚亦非魚名愚意周都西北以南方之魚為美故曰南有嘉魚未必獨指丙穴之魚也丙穴之魚飲

乳泉而美亦未必元名嘉魚也自詩傳引丙穴之魚以釋嘉魚之詩世遂名其魚為嘉魚好事者遂又名其縣為嘉魚縣皆以其有經目託之為美談耳王曰或是因詩取號此說得之也

罩罩汕汕

諸家皆以為取魚之器雪山云罩胡郭反魚回幹水聲汕魚上水貌皆羣行自得之意未知然否按說文亦以汕為魚游水貌雪山博學必有據也

南山有臺

雪山云占國占家多即草木而觀周之草木氣象如此則人君聲華福祿豈有窮也

在宗載考

朱傳謂宗室為路寢之屬是也世或以為同姓之宗者因宗字而誤爾

載沉載浮

載沉載浮者特言舟泛泛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貌

鄭乃以為載物之浮者沉者蓋以舟不可言沉故曲
為之辭戴云泛然不繫未有定止此說得之

采芑

毛以芑為菜朱以為即苦蕒菜而詩緝力主芑穀之
說按李氏云既謂之采則不宜謂之穀愚意其不以
為菜而以為穀者蓋疑行軍所仰不徒在芑菜而芑
菜亦不應如是之多耳然詩人不過因采芑而起興

鉦人伐鼓

伊川云鉦人擊鉦者伐鼓擊鼓者以一句說兩事其義自明近世混為一事遂多疑議

庭燎

夜如何其古說皆謂宣王夜興而問早晚王雪山曰人君數問夜亦非體恐是殿陛之間宮掖之內執事者相為問答之辭禮雜人夜嘒旦以警百官漢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相傳未明衛士起唱所謂雞鳴歌或是此曹戴岷隱曰夜如何其非宣王之問

也詩人見庭燎之光聞鸞和之聲知天子之視朝問
夜何時乎夜猶未央也董氏曰傳曰百官官歲王缺
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為乎嚴氏曰宣王中夜而起失
於太早詩人設為問答之辭今夜已何如乎乃夜未
半也庭燎已設而有光諸侯已皆來朝鸞聲將將然
是太早也所以箴之愚按王朝之報早晚自有司存
不待人主親問而後知也縱夜未央為人主所問則
其後浸怠浸晚至於鄉晨是正人主不問所致亦安

得指為人主親問若人主每每親問如初則不至於嚮晨矣始勤不流為終怠矣此詩人自設為問答以形其漸不如初可知也○箴鍼針同

見內則與荀子箴賦義取

鍼砭

鶴鳴

此詩不明言所主毛鄭以為喻求賢且合從之雪山以為魚鶴園木皆賢者所退處而自樂者說亦有理若主誨之一字而隨事以明理則晦庵之說精矣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

此二句古無成說東萊以為責在位之公侯曰賢者去朝時事可知爾公侯猶逸豫而不知懼乎其說已為明白戴岷隱亦云公侯不以賢才為念逸豫無度賢者不肯留至嚴氏以其與下文謹爾優游之爾字不歸一而不從其說今以爾為指白駒去國之賢則其說有三晦庵曰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為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

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雪山曰
此必舊為公侯而今遁山林者也度斯人浪適其來
無期少致丁寧頌禱之辭愛賢之深也華谷曰已去
而被留於是羨賢者退居之樂謂爾賢者若為公為
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爾肥遁優哉游
哉足以自樂願加保重耳愚按三說後來者最近之
而雪山為徑蓋謂今日去國之賢即前日之嘗為公
侯者故皆以爾而指之庶與上下文相協但雪山謂

斯人浪適其來無期則來字為添似改逸豫無期為
其來無期恐微有未安耳宜曰爾公也爾侯也今乃
逸豫自適而無期乎謹哉爾之優游勉哉爾之遁思
惜賢者之去而又體賢者之不容不去寄興悠遠矣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王雪山云言面勢物色皆嘉也蓋如非比喻之如乃
枚舉之辭耳

乃占我夢

嚴氏謂皆頌禱設為之言非真有是夢

載弄之瓦

古說瓦紡磚也今所見紡無用磚者而瓦亦與磚為二物恐風俗古今不同爾嘗見湖州風俗婦人皆以麻線為業人各一瓦覆膝而索麻線於其上歲久瓦率成坎古亦豈有此事而詩人因指之歟

考牧

嚴云作牧養之牢而落成之

螟蛉有子螺羸負之

螟蛉青蟲螺羸蟻蝻古說皆謂螺羸負螟蛉之子為
子置空桑中七日而化如揚子雲所謂類我類我者
嚴華谷載解頤新語曰近世詩人取螺羸之巢毀而
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育之其螟蛉
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
大自為螺羸之形穴竅而出非螺羸以螟蛉之子為
子也愚戊辰考試省闈聞同官官教台州董華翁云

螺羸負螟蛉埋土中而寄子其身如雞抱子暖之而使生然其子即螺羸之子非以螟蛉之子為子詩之說得之揚子雲則失之耳時有監簿永嘉戴侗聞其說亦云嘗親見蠓蝻負螟蛉入筆管有兩蠓蝻互飛而共營之初非獨陽無子而外取螟蛉之子為子也如腐草化螢亦螢宿其子於腐草既成形則自腐草而出杜詩云幸因腐草出最精於物理

谷風

古說以谷風為東風嚴氏方以為大谷之風後章言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則非東風矣嚴說良是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古說皆於序文不得終養父母上立意恐不過睹蓼
莪之生意而興感耳

小東大東

古說謂小大皆取之於東晦庵獨以為東方小大之
國華谷從之於文義為長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山有嘉卉為栗為梅我反廢為殘賊莫知其罪感卉木之得所而已不如也

滔滔江漢

滔滔江漢尚足為南國之綱紀盡瘁以仕而上之人曾莫我有是上之人不能宗主綱紀乎我而興感也我從事獨賢

賢猶多也雪山曰言其勞獨過於人也

無將大車

戴云詩意未嘗及小人非悔將小人也世既亂矣力微而挽重無益於事與無田甫田之意同朱云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愚按序言悔將小人本不成文盖世有將三軍之說矣安有將小人者哉况詩亦初無悔用小人之意合以上二說詳之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

諸家多謂今日楚茨抽棘之場即自昔我藝黍稷之

地蓋主序文傷今思古之說也然此詩與信南山等篇始終皆稱美豐登祭祀之盛無一毫幾微不滿之意不應篇首二語獨歎田萊之荒而其後無一語相應也治世之音亂世之音豈能掩於言辭之間哉毛曰抽除也鄭曰伐除茨棘以樹黍稷也雪山曰拔除茨棘而藝黍稷岷隱曰去茨棘而藝黍稷合此五家之說觀之抽乃抽去之抽非抽出之抽篇首二語非傷今矣愚按若如諸家以抽為枝條抽發則抽字當

在棘字之下如其葉滑兮之類棘自抽可非以人而
抽其棘也今日言抽其棘與言刈其楚語意正同是
以人力而抽之刈之也非物之自抽也毛鄭五家之
說為優

疆場有瓜是剝是蒞獻之皇祖

華谷曰郊特牲天子植瓜華不歛藏之種是不稅瓜
於民也此言民喜時物之新不忘君上思欲獻之愚
意古者公私之田一井天子植瓜亦必借民之力亦

必於疆場而植之作詩者但序其瓜之所從出不必以稅民為疑也

甫田之什

歲取十千

毛曰十千言多也鄭氏謂一成之田十萬畝公田十一之法十萬取十千晦庵從之雪山謂孔氏言凡詩之作非如紀事之書必詳度量之數甫田言歲取十千亦猶頌言萬億及秬皆舉盈數且叶韻耳愚謂鄭

以制度言詩不若王以人情言詩也至嚴華谷一變其說以為百取十焉萬取千焉則分十千為二事而各為之說幾於臆度又不若鄭氏言制度之有據矣晦庵又以此詩為士大夫食祿采邑者之數未知采邑可有萬畝之收否晦庵又以篇末萬壽無疆為上祝下恐合且依古注以為民祝君也然自楚茨至甫田大田諸詩古說皆以為刺晦庵皆不以為刺三味經文實無感傷之意晦庵之說為長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按詩此本迎新昏之辭而詩序以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者也景者大也行者路也高山與大路類也此言親迎者之迎新昏也高山在望則仰之大路在前則行之于以駕四牡之駢駢振六轡之如琴由斯塗用斯禮以親迎云耳特述行道之所見而非有他義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

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表記之言蓋斷章取義以為嚮往而興起氣象廣大使人拱挹不盡固所謂善言詩者也唐明皇因表記嚮往興起之義其序孝經遂有景行先哲之語似以景行二實字為人心嚮往之虛字表記善於言詩而明皇不善於讀表記矣後世緣此遂有景慕之說是不以景為大也音釋者又或以行作去聲是不以行為路也皆始於明皇之誤非經旨矣

魚藻之什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此詩與王在靈囿於物魚躍氣象一同因詩序以為刺幽王將不能以自樂諸家遂強以愁歎之辭釋之然本文之和樂氣象終不可改但外添一語云傷今之不然爾至嚴華谷方就本文造意生說謂在藻為淺水而魚失其所依蒲為近岸而愈失其所三味此詩初無此意說者自為巧語而文致之讀者謹勿悅

其新奇也雪山曰治世亂世辭意氣象自可見如下
篇采菽詩亦初不見其為刺

采菽

詩多託物起興如采菽則以筐莛承之君子來朝則
將何以予之蓋物必各有以處之故因以起興云爾
說者乃謂采菽以待燕賜曲生枝節意味愈短此最
讀詩之病姑舉其槩云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古說以爵為爵祿或以下民無爵祿之可爭也又以民為人之通稱華谷主錢氏之說以爵為酒爵云民之相怨各執一偏或因盃酒失歡至亡其身詩蓋為持平之說以解之也愚按此說稍平易

黍苗

詩中明言美召公而詩序乃以為刺幽王此類亦何訝晦庵之去序耶若下篇隰桑則詩中真有思見君子之意序非自為之言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詩傳謂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露即其散而降下者其說甚工然有雲之夜必無露有露之夜必無雲蓋露乃天地清氣之合倘無翳隔即草木上自然凝結非待自上而降如雨雪之比也今所謂英英白雲露彼菅茅當是覆露之露非雨露之露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

詩傳謂緜蠻之黃鳥自言止于邱隅而不能前恐不

若諸家謂役人見黃鳥得所止而感歎也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

古說皆以為將雨之證而未有明言其所以為雨之證者王雪山云豕江豚也猪首魚尾有兩細足微白湖湘間多有之出則雨兆月近畢亦雨兆此說蓋考將雨之證也嚴華谷祖張子之說以為豕性負塗雖有白蹄而不見今見豕白蹄羣然涉水是久雨而停潦多故豕蹄濯其塗而見白停潦尚多雨歇未久而

月離于畢天又將雨矣其說甚工然非以為將雨之候也

文王之什

假哉天命有商孫子

晦庵詩傳曰文王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愚按文王詩惟晦庵傳最為理精語潔獨此二句之說於上下文語脉微有未順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此二句一意言文王之

德也假哉天命有商孫子此二句一意言天命初本
商之有也下文再言商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此四句一意言商之孫子雖多今天既命
周德殷之後反皆臣于周也一章八句語脉相生而
其間條流次第絲毫不紊今若曰文王之敬如此而
天命集焉是上之第二句與中之第一句跨涉而取
義也又曰以商之孫子觀之可見是中之第二句與
下之四句亦跨涉取義也且云觀之則可見又似添

語補足而本文未必有此意也更在學者詳之若華
谷以有商孫子臣有商家之孫子則鑿耳

永言配命

傳云配合也命天理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嚴
云配命謂王者與天為配天之賦予萬物謂之命王
者宰制天下亦謂之命按嚴說於經文為近
上天之載

新定邵氏禮記解曰載字訓詁不同說詩者曰載事

也釋中庸者音裁謂天之造生萬物也俱所未安載
猶地載神氣之載言上天所載之道無聲無臭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毛傳謂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晦
庵傳謂明明德之著赫赫命之著愚按此詩至中間
方說文王耳嚴氏云首章專述天命喪殷之事故首
二句且先泛言天人相與可畏之理味其次序當從

嚴說

造舟為梁

造七報反言造詣以舟代梁之地也晦庵以造訓作
徐氏元有此音謂作舟為梁也文王之親迎其造詣
已成之舟其造作新舟固不可考毛氏因謂親迎之
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則曲說也
舟所以濟險無時不設豈特為親迎設也地險不同
舟隨宜而為之制豈為尊卑而立等差也親迎而涉
津渡特偶然耳豈必一一親迎於津渡而立為舟梁

之定制也

陶復陶穴

古謂陶為窰復為重複之窰穴為陶其壤而穴之言
土室也蓋謂古公亶父居於窰竈土室之中如此愚
按窰竈者陶瓦之地非人生所居之地也王雪山曰
陶今之土墜也以陶為蓋於其上謂之復以陶為基
於其下謂之穴此言以土墜為居也戴岷隱曰先陶
於復穴將以營室家此言以未有室家而陶瓦也二

者視古說不同而稍近人情覺岷隱之說為尤近

榛楛濟濟

國語引此詩止言盛世氣象

求福不回

古說回者邪也愚謂回非邪也回乃入於邪之所自始也人生平居何嘗不正不直一旦禍福在前計較之心一萌即為回轉若自謂枉尺直尋以苟濟目前者不知正直之操一有回轉即入於邪不可復返自

昔喪名敗節之士如此類多矣學者讀求福不回之詩可以銘心而誓之終身也

生民之什

履帝武敏歆

鄭氏謂姜嫄履巨人跡歆動而生后稷近世大儒如晦庵東萊皆從之惟歐陽公嘗斥其誕至華谷復力主歐陽之說然如諸儒之說姜嫄正因履巨跡而生子而驚異之也是以棄之隘巷棄之平林棄之冰是

以名之曰棄是以曰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
祀乎何乃居然而生子也則其訓釋於上下經文皆
協今華谷力排履武之說止以不難產為神異而亦
襲用諸儒之語曰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
乎使之安然而生子也則其說不通矣蓋不難產正
可言獲神之祐豈反以此疑天之不康禋祀耶不難
產正人情之所喜豈反以為怪而棄其子耶難產者
偶然不難產者皆是也豈獨后稷而異之耶且無災

無害特詩人形容后稷始生之一事此詩豈專為不
難產而作耶

有相之道

鄭曰若有神助此語未為怪也諸家乃多不從之不
知詩人形容鋪張設為之辭如降神降種之類多矣
此乃詩人之體雖今時亦然今恐其涉怪止以去草
為相助此乃農人之常耳豈所以誇后稷

實發實秀

發者苗之長盛秀者苗之吐華

即有邵家室

古註謂邵為稷之母家先儒疑邵必自有其君或絕
亡或他徙李迂仲曰此皆臆說無所考據今據此詩
后稷封於邵其事甚明若以邵為稷之母家則未之
敢信愚按李之說是矣然意先儒之為此說者以詩
有即之語即者就也故以為就封為母家不知即乃
遽然驟得之義稷乃始封故云爾

以祈黃耆

晦庵以為祝壽的矣諸家尚因繼序以為乞言俗見傳染之難回如此

令終

言善終如始者是言考終命者非

公尸

天子必取孫列之諸侯人為卿大夫者為尸故云公尸見孔氏禮記疏

假樂

諸家以六句為章岷隱華谷四句為章文義甚順

洞酌

晦庵云行潦尚可餽饁豈弟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此起興也詩之本旨也凡謂薄物可以格神由厚德可以厚民者本繼序之說也

卷阿豈弟君子

晦庵諸家皆以君子為指王嚴氏破其說謂若以指

王則於來游來歌說不通然晦庵意召公從成王游歌而叙其事則亦未嘗不通也此詩第五章有憑有翼方引入用賢之意第七章藹藹王多吉士方明叙用賢之事古人作文次叙不可誣也

戎雖小子

晦庵以戎為指同列雪山以小子為名少年合二說方備

蕩之什

鬼方

古說鬼方遠夷也不知何方雪山謂楚俗多鬼指楚也愚按易言高宗伐鬼方詩言高宗伐荆楚則鬼方即荆楚可知矣

維德之隅

毛曰隅廉也蓋矜持修飭即此德之方正形見者自鄭氏取譬於宮室有由外知內之說諸家始多費辭晦庵止云隅廉角也視毛說尤精明

寧為荼毒

諸說皆云安為荼毒惟詩緝云民苦於虐政欲其亂
亡故寧為荼毒而不之卹愚按經文自明白因訓寧
為安而多事今詩緝得之

征以中垢

此句本難曉詩緝云良人本為善彼不順者攻以內
行污垢之事於文義亦通

靡有孑遺

諸家皆泥說文以了為無右臂之兒恐不若徑以了訓獨蓋經文但云無復了然而獨遺者可

無不能止

此句極難曉毛曰言無止不能也李曰未嘗以不能之故而不敬也戴曰靡有不能而止者朱曰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嚴曰言母謂不能而止不能也然於本文終未曉然或疑此言歷章羣臣盡力救早故於章末結之云靡人之不周盡矣以其用力言

之無不能止遏其旱勢者不知上天云何而不感格也未知然否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舊說皆謂姜氏之先主四嶽之祀故嶽神祐之既生穆王時之甫侯又生今日之申伯以申甫皆姜姓也詩緝非其說謂時不過設為神異之辭以形容仲山甫申伯之生此詩本為申伯作而借山甫以大申伯也豈有遠取周室始衰之甫侯以匹中興之申伯耶

此說覺於詩意寬平

往近王舅

近鄭音記諸家從之王雪山獨云王舅非獨申伯一人故云往近王舅當是諸舅先有在謝者今與相近審如此說則近當如字讀不必改音記矣

昭假于下

朱云昭假于上天而監在下嚴云有周之德昭明假至於下愚按在天監而言則周德之昭假在下似不

必增字為說本文極明白矣

袞職有缺

方博士解王制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也云袞雖三公可服非有加則不賜詩言袞職有缺惟仲山甫補之蓋謂是也此言袞者人臣之極常缺之而不服惟仲山甫加賜而得之是常時所缺而今則補之也此說有據而理通說詩者未有此故錄之

潰潰回遙實靖夷我邦

諸家皆謂刺其以小人而任安邦之寄獨雪山云靖
夷寂寞也以為佳語者非

周頌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三句言天文王之德
之純以下始言文王中庸以於乎不顯屬之文王蓋
亦斷章取義

彼徂矣

詩意似不過謂太王文王雖已往而流風善政猶存耳鄭氏以彼為指萬民已覺多事晦庵又以下句之歧字綴彼徂矣共四字為句而云彼徂矣歧恐無闕大義但上云彼作矣下云彼徂矣自相對今以歧字綴徂矣之下恐驚俗也

成王不敢康

古註以成王為成此王功蘇氏謂若以成王為成王誦之成王則下文云基命成王非基命之君李氏謂

書云成王畏相亦非言周之成王然國語載叔向引此詩云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也此在古注未作之先晦庵力主國語之說歐陽公亦云以為成王誦則文理易通凡二說在學者詳之

維天其右之

晦庵云神坐東向在饌之右然諸家皆本古說以為右助此亦非大義所係且合從衆

雖

序以為禘太祖於詩文無之於禮於論語則徹祭之
樂歌詩中烈考皇考或以為文王或以為武王華谷
考以祭法考乃祖父之通稱右烈考之右晦庵亦以
為左右之右云尊也按古注亦以為右助之右未知
孰是若雪山則曰右非尊也蓋先也左靜右動動者
於用為先故漢右丞相先左丞相然非古義也

陟降庭止

古以庭訓直晦庵以為若見其陟降在庭義極明白

戴說同

酌

晦庵與諸家多謂酌即舞勺之勺也嚴華谷破其說謂勺者成王之樂若酌頌果為勺舞之勺當述成王繼承之事今此詩言告成大武非舞勺之樂章矣愚甲午歲游學姚江試時純熙矣至載用有嗣五句題以載用有嗣為成王主司湛太博得之大喜以冠諸經此時愚方弱冠未考經書但據尚書成王四征弗

庭與方行天下等語因謂成王初年天下猶未定未嘗不繼武王之武以定天下故創為此說耳乃今考閱諸家經解如晦庵則曰後人寵受此王者矯矯之造亦惟武王之事是師如雪山則曰遵養時晦謂文王也我龍受之謂武王也載用有嗣謂成王也當時偶然之鄙說乃與暗合竊意此詩正為成王作也我亦主成王而言之也上文養時晦用大介皆推其本始以起之也文王之時如此武王之時如此今日所

以嗣之者又如此此其所以為酌而序所謂酌先祖之道者也華谷謂非成王之勺豈未細考歟讀者更詳之

魯頌

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愚按行父文公六年如陳如晉至襄公五年卒其見於經者凡五十四年使行父壽踰七十計其在文公時年方弱冠僖公者文公之父也行父安得迨事僖

公而為之請命于周若史克又後行父十年方見於
經恐亦未必迨事僖公也且序之為此說者以魯有
頌為僭而行父魯名臣也謂其嘗請命于周則魯非
僭耳然魯之僭莫大於郊矣明堂位言成王賜伯禽
以天子禮樂使世世以祀周公審如此說亦未必使
之郊天行天子之事也况呂覽明言魯惠公請郊禮
於平王而史角往魯呂覽作於秦明堂位作於漢是
成王賜天子禮樂之事未必有之故自伯禽至莊公

十七世未聞有郊天者僖公三十一年始卜郊而卜
不從繼此若宣若成若定欲郊則牛輒傷禮之不可
僭神之不散其祀如此魯人曾不知媿反以郊為盛
事而張皇之序者尚欲避頌之為僭何異放飯流歆
而問無齒決耶且魯頌非商周郊廟之頌也臣子祈
其君而後世序詩者加頌之名以代列國之所謂美
耳郊僭也不以為僭詩非用之郊者反以為僭而請
之乎且此詩作於誰而請之也謂作於僖公僖公不

應自頌其美謂作於臣子臣子不應專達於朝然則序詩者之言特未可知也

劉元城嘗言我藝祖不事虛文至太宗朝方用兵河東羣臣已作詩歌淮夷固魯積患也僖公僅嘗從齊威公會諸侯于淮反因此見止于齊明年乃得歸可羞之甚者也魯臣反作詩歌以誇大其功雖曰祈頌之辭然此亦魯之所以不競歟

商頌

湯孫

諸儒皆以湯孫為指時王之主祭者岷隱始謂詩曰於赫湯孫則湯孫不應自誇遂指為商世之先王然下文云湯孫之將則先王豈自奉祭祀耶樂以悅神故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以侈言其樂之美如飲食云苾苾芬芬以侈言其飲食之美凡以悅神非自誇也武王之祀山川也自稱有道曾孫古人初無後世之嫌直以契合神心而已

駿尾

古說駿大也尾厚也是曰為下國大厚於文義既不
通於前章為下國綴旒語例亦不叶董氏謂齊詩作
駿駮謂馬也晦庵取其說蓋上章云為下國綴旒喻
也為其係屬下國之心也此章云為下國駿尾亦喻
也為其負載下國之任也若曰馬非所以為喻則旒
旒亦何足為喻螽斯可以喻后妃鴻飛可以喻周公
詩人託物取義固不嫌其微也



黃氏日抄卷四